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七

梁　蕭統　撰

唐　李善　註

表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駮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駮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世宗孝武廟諱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

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

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

紀也遭遇厄運勞謙日昃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躒諸夏卓躒絕異也躒力角反初涉藝文升堂覩奧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爾雅曰西南謂之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披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

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讐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王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

使卓然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坌涌貌也坌步寸切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畧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緊小者為冠纓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畧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

刺史梓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翳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天鈞天廣樂九奏萬物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

足蹀陽阿之舞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謁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過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

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反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

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竪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將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鄧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竝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爾雅曰獎勸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矣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足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恒爲王御士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

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三世謂丈武明也

正值陛下升平之際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

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

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

雖卑也爲東藩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是以爲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曰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識毛詩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尚有違命

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

者爾雅曰枕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

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故啟滅有扈而夏

功昭尚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啟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

周德著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

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

繼成康之隆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春秋歷序曰成王之隆澧泉涌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

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滸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喻兵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弇古含切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耶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

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禰衡表尒雅曰占隱也郭璞隱度之）此二臣豈好為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

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漢書霍去病傳文也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令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無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丈子

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書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當見宿留也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猶總覽也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曰馬黑色曰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雖當敵勇常為士卒先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曰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

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傅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衂猶挫折也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衣衽也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

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篲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

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敗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七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絶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絶冠纓告王知之王曰

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懽也羣臣纓皆絶盡懽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馬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謚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犬馬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誦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臣聞騏

驥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中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屈厄久居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貌也

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入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玄徧自媒

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絶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疾痛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懽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

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大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 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 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論語文也 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

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爲散爾雅曰爽差也親親之義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尚書曰放勳欽明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列子曰臣鬱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

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謝承後漢書曰相礦鄙營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朱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宜曰攀台階闚紫闥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嘆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

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鉏刀小用蒙見宿留也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青紱朱組紱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苑瞻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卬曰張安世持橐簪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對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

又曰蕭望之劉更生泣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中詠棠棣匪他之誡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臣伏以為犬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降霜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

曰許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竊不顧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後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是臣僂僂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僂僂謹慎也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聰已見自試表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爲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祐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爲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爲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內外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祐爲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禁爲憂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

曰祐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想切訓誨發中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

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産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説説築傅岩之野孟子曰傅説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版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將為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為非已累朝矣處

之又不以為愧已歿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為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為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曰正色率下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謂公家之事也

新序閭丘卬曰士之華髮墮顛而後用耳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望日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令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為都督荊州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患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内温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衞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子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汝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字書曰祚福也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煢煢獨一作孑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

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

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廹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

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禮記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僥與徼同古堯切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

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吾死嫁之及困曰以殉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又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大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

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時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屆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中繼轉殿中郎又爲著作郎晉令曰

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服冕乘軒仰齒貴游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曰邈凌邈也施重山岳義足厭沒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厭之滅不足報也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家隤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而横爲故齊王冏九永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

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文羆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岐一作崎嶇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回黨岐嶇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跡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左傳子產曰諺云蕞爾之國杜預曰蕞小貌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畏逼天威即

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譲開府表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愼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黄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莫大之舋日經聖聽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収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悦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

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忘也解嘲曰紆青拖紫拖徒我切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黄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跼音局蹐精亦切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尚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絶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

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遯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組朱軒竝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忝所宜泰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忝之萌復存於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忝非臣毀宗

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幷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上薦禰衡表輦轂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旣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鈎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子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表

紹上亂曰洛邑之祀苟悅申鑒曰聖王風已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搢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牽秀衛公誅曰仰晞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

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皇武皇重宣光業雅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永嘉之際氛沴彌昏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答賓賦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爲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親表禮曰服膺拳拳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曰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敢肆犬羊陵虐天邑漢名臣奏

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爲羣尚書曰肆予眇求爾天邑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

干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屯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讃曰葛藩傅檄平陽求迎和迎上上於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曰黄他求没將投骸虜廷

神器流離再辱荒逆

再爲愍懷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爲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

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

小雅曰載事也

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茍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

左傳芋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

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

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況臣等荷寵三世位肩鼎司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軍文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曰竇武上疏曰奉法詔命精爽隕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内史表注莊子歎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

憂以啟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復文公是以為盟主也辟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啟聖見下注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人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鹽鐵論曰定傾扶危黔首幾

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史記曰秦更民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天下囂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曰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

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襃姒竟廢后立襃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有周祐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

則遐方企踵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牧夏衆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吊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也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光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

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爲臣妾且宣皇之胄維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據魯國化而爲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内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

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 天地之際詩曰君子有徽猷荅賓戲曰用納乎聖德

既交華裔之情允洽 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葢有百數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同列者葢以百數

冠帶之倫要荒之衆 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

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 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

是以臣等敢考天地

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顧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書曰允恭克讓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荑通左傳蘧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

云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漢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尅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位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

覦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覦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間隙也

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

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

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

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

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呂甥曰

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
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
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
二千餘里圜四境之內
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兵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
陛下明竝日月無幽不燭
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竝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
深謀遠慮出自胸懷
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嚮時之事也
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
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
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
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

懐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温嶠王隱晉書曰温嶠字太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為幽州刺史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輕車將軍關内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三十七

文選卷三十八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表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孫盛晉陽春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春秋曰張悛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塚人悛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悛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鄘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絶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論語曰繼絶世柔服已見

劉琨勸進表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絶祚一時並祀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王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絶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

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家復亡與他事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將以位當侔尊力當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疾顛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

館書曰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洛陽故京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與相連 興滅加乎萬國繼絶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絶世 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良才北肩進取懷金佚服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内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佚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 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恵罔極已見上求親親表毛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户 追惟吳偽

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昌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于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尚從百越之兵以征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

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為薪采者所殘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

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讓中書令表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何法盛晉書潁川庾録曰亮字元規爲中書郎肅祖欲使爲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録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撿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中州爲洛陽庾氏潁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爲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爲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

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聘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懐舊賦）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註）頻繁省闥出總六軍（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過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

下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涖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王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春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求通親親表也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

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根植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而視也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

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内處心膂外總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

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詞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違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

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時昏

則忠貞之義彰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卑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苟無死吾令子為上卿辭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魏書文帝令曰樹德無聲崇化篤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讖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

神州丘墟三方圮裂神州見吳都賦註兔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谷鄭玄曰兔罝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惡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朓八公山詩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

夏政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廣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畊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淈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西征賦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道消頹沛已見謝平原內史表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

之望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遷喬已見劉琨答盧諶詩凶命屢招奸威相逼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也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朝露已見上求自試表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佚道志潔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杜門絶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四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降唐虞之德亦猶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恭說其言不強致之也說音悅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里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管寧遼東已見謝朓郡內登望詩博物志燕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西土蜀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遊滋侈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魏文

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驚飈拂野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

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錫文纂事曾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玄到姑孰朝臣勸進玄遂篡位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于徽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東都賦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

得保首領以沒縶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唯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何無僶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令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歎逝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靦厚有忸怩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上庾元規讓中書令表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

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圮族津塗四塞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

鍾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曰北夷冠作無雞鳴狗吠之聲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之陵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既開翦荆棘繕脩毀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

翦其荊棘西京賦曰少毀垣而延佇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懐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于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勲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德之

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怨密勿僶俛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又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也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

之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黄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撓於下也方宣讚盛化緝隆

聖世志蹟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外虞既殷內難亦薦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闚闞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嫌不避外難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于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臣以

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謨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爲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晉子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寧濟已見曹植責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

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絶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録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毋丘儉表曰禹禹之朝不啚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與齊王飲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

太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
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大
漸實奉話言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雖自見之明
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
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頰故曰自見之謂明愚夫一至偶識量巳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
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殷鑑量巳知弊實不忍
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
崩玉几見下句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又曰后憑玉几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
獲罪宣德嗣君謂君欝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名昌邑王

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之由已見王仲宣贈女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又曰武帝遺詔封博陸侯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負社稷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謂鬱林猖蹶顛蹶也孫盛晉陽春秋曰郤起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將何

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吳都賦園陵已見上張士然表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傳楚薳啟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坐以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卞壼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徼時榮予宴安己見上斛尚書表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漢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吳平桓桓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譙元將表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法也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為虛飾之煩詩曰予曰有禦侮

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我擔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魴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七略曰位累我躬貫達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

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殞越于下亦顧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冊懭獲申鉅平羊祜永昌庾亮並見上表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

聞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名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户奉命震驚心顔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 張載贈棗子琛詩曰輶車運在輪飛

骨須六翮進謝中庸退慙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雕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負書燕魏空殫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橐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蹻屩腳齊楚徒知貧賤史記曰虞卿躡屩檐登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蹻草履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屣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

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耳

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

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

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

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也

百年上壽既曰徒然

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

歲中詩八十　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　毛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　閉門荒郊再離寒暑　閉門已見恨賦毛詩曰載離寒暑　熏以東皋數畝控帶朝夕　秋興賦曰耕東皋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　關外一區悵望鍾阜　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揚雄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　揚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揚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載酒肴從遊學　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　賜金娛老謂疏廣也已見張景陽詠史詩　折芰燔枯此焉自足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芰而坐以蒲薦肉瓠瓢飲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曰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釁等離心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輿櫬也巳見潘安仁贈陸機詩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冥也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獄訟謳歌示同民志獄訟謳歌巳見劉越石勸進表而隆器大名一朝總

集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閑白水列宅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也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祐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祐曰不敢又曰初上學長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閤稽疑資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也俯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才

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珠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牓可觀斯謂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稱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

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修識高槩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魏志曰毛玠守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中遷尚書以臣況之一何遼落世說袁彥伯曰江上遼落居然有萬里勢齊孫陵遲官方淆亂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子曰是非之塗樊然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内侯以下入錢各有差金章有盈筲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金章盈筲未詳虞預晉録曰趙王倫篡位

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足狗尾續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為酇侯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

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益親可封禹為鄼侯

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

班固漢書叔孫通傳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不免胄禮義是創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上時令入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嘗嗟曰差强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

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

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大傳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

或四姓侍祀已無足

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

五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

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爵庸後嗣是膺

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仕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

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兖二州刺史

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生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所富者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尚爽之

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曰當為月守之誤也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

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遥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彦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 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 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

纊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揜聽也纊古見字纊古纊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斗、以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令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

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白駒已見桓元子薦譙元彥表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

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皆海內荒亂立為世師

物色關下委求河上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者委

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比之謂委裘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詣之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五聲倦響九工是詢鬻子曰昔言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人聽輿人之誦輿皁已見射雉賦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徽偉路絕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徽偉已見李令伯表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

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沖詠史詩曰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叔文憲公次子王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治治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鈞狀曰鈞質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

名教之樂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居無塵雜家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辭賦清新屬言玄遠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尸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疏己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虛位饕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曹植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豈徒尚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彧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字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王僧孺年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事耕乎

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
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而誦讀亦徧

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

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
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
家貧常映雪讀書淸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
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大
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貞
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讓
表

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胡廣漢官制廣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
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
尚書令弘前後所陳宜補益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畫

地成圖抵掌可述 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

豈直鼮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 摯虞三輔決錄注曰竇攸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騭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焉

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 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衷曰質問也

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 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鄒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術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

云

為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蕭子顯齊書曰褚蓁字茂緒為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賁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畧不同疑是槀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

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請嗣封武始侯子奮字稺通兒根常被病純病困敕家丞翕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

翕上書奪詔封奮舊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翕移臣人曰丁綝為陵陽侯鼂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成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且先臣以大宗絶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絶終天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壙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而不反永惟情事觸目崩隕若使貢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對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

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馮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庾元規表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不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贈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没著𢾱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𢾱烈既絶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非惟奉明邑蕤千八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畧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内則延閣廣内祕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録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家語南宫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讃明易道以為法

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擬汝於夫子七畧西河燕趙之間尊主之間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已見曹子建通親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許荊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殷陶周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漢書文帝即位

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

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

琴書藝業述作之茂

漢書曰鄭崇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道非兼濟**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曾問東平**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爲善最樂上嗟歎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鴟鴞東徙松檟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頗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有居攝之情由于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鴟鴞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濡猷以伏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

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掛吾墓檟　六府臣僚三藩士女　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斷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兗州刺史斷謂之三藩也　人蓄油素家懷鉛筆　油素已見吳都賦葛龔與梁相牋曰曹廣寢懷鉛筆行謂大書　瞻彼景山徒然望慕　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　昔晉氏初禁立碑　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　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　陳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慕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

尤歎美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如仁微管竝見上傳季友修張良教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竝舉即為成規褚淵碑即玉撿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圭為文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輶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感焉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

（王既長各招引賓客）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慮先犬馬厚恩不荅（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實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于天而命短妾之夫不先犬馬死矣）而嬰帷毀蓋未募螻蟻（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語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北陵送葬）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驗杜預山頂

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紋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叅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以下

文選卷三十八